春秋通論

春秋通論卷九

新安首源姚際恒

宣公 文公庶子母敬嬴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踰年即位故書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未朞而娶也直書之而其惡自見稱婦有姑之辭也

稱婦姜與婦姜氏無例

夏季孫行父如齊

拜婚也

晉殺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謂討不用命謂河曲之戰也然已七年矣豈至此時始討乎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新立結成于齊大夫爲之也

公子遂如齊

拜平州之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書齊人取而魯之願納曰見益魯君臣以賂深結齊

也而齊之貪以黨惡亦見矣

秋邾子來朝

邾近屬齊令以齊魯結好故復朝魯

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

鄭從楚伐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謂救陳宋而經止書陳益楚侵宋必越陳故救

陳則宋亦觧此經所以不書救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趙盾救陳次于棐林四國之君會之伐鄭平心觀之

初無褒貶于其間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穿盾之黨也書帥師侵崇見趙氏之積强而弒逆有由矣

晉人宋人伐鄭

前晉合三國伐鄭以爲宋也今不復合三國而獨與宋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此鄭報宋而宋獨與鄭戰也宋敗矣晉無功焉

秦師伐晉

報崇之役也秦晉息爭七年茲趙穿始爲啓釁故晉

釁益憤之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爲宋報大棘之役趙盾主之亦名焉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經書趙盾弒則趙盾弒矣即使趙穿弒亦趙盾弒矣

古來弒君者豈必皆手刃乎固不必待前人之啟而

後知之矣

左氏之言原不可盡信今惟以二端言之鉏麑將觸槐而死之言誰聞之而誰録之乎一也所載仲尼之言如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茍以盾爲良大夫必不書其弑君今書其弑君必不稱爲良大夫且云爲法受惡者葢以春秋所書弑君則盾受弑君之惡名也若然何不不書趙盾弑君而作此自縛自解之嘆乎至于越境乃免之言則盡人可知其謬二也即此二端而其餘可例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定王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杜氏曰不以王事廢天事謂喪匡王也此何必言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豈儒因杜註而遂妄生議論可恨如此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鄭從從晉者必以趙盾旣弒君而事權歸一足以為何也故楚人侵之左氏因此遂謂晉侯代鄭鄭及晉

平經未見其事也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左氏謂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故宋報之然宋圍曹則書而曹伐宋則不書何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相怨郯乃魯之姻國公欲爲郯平之而義不足

以服莒故莒人不肯然本欲平而伐之則過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經書歸生弑則歸生弑矣左氏所載未可信即以食

黿一事觀之豈有以一飲食之微而遽弑其君者哉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三年楚人侵鄭矣茲又來亂伐之非為討賊可知也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七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子叔姬文公之少女也若謂宣公女宣公娶才五年耳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若反馬則高固來不必子叔姬來若歸寧則子叔姬

來不必高固來

楚人伐鄭

楚三年中凡三伐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其從楚也

說者以弑君者或被殺或出奔多不復見經茲趙盾仍見經故合經從傳謂弑君爲穿而非盾夫弑君者或被殺或出奔常也今趙盾弑立自爲仍當國如故有事則書何礙其爲弑君耶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使孫良夫來盟

魯事齊而外晉今衛致魯從晉將爲黑壤之盟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近齊小國齊伐而魯助之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按三年楚人侵鄭左氏謂晉侯伐鄭鄭及晉平經雖不見晉伐鄭之事然自此楚三伐鄭則當時鄭及晉平可知也乃于此會又言鄭及晉平豈爲得其事理乎晉成公爲此會蓋欲復興伯業非爲平鄭也宣公事齊外晉令爲衛良夫所致然終非其本願故後不復會晉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有疾而復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或書公子遂或書仲遂無例不必謂蒙上文公子也

李廉氏說垂齊地名或謂魯地非卿卒于本國不書地也

聞訃明日猶繹非譏當祭聞卿卒樂可去祭不可不

卒事也經蓋謂其猶行繹禮但萬入去籥略示去樂

之意

穀梁曰譏宜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此繆語蓋

誤認昭十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之文也當時叔弓

在廟故去樂卒事令仲遂卒于垂辛巳祭當祭之時

卿卒不告事畢乃告故明日猶繹去籥以示去樂之意究不去樂也則當祭之時安得有去樂之事乎公穀人多知其謬皆不辨此等細微人不及察且關禮制故辨之

先言辛巳有此二事再言壬午猶繹以見事義公穀及時本分爲二條然則工列辛巳二事何爲耶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母也說見成風薨

晉師白狄伐秦

中國從夷狄以相伐無道甚矣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禮言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正言天子諸侯葬之宜為雨止也故左氏謂禮也是餘俱瞽說

城平陽

楚師伐陳

陳不知何時又即晉故楚伐之然晉不能救自是復即楚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即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他人不如京師即有如者未至而復而蔑獨終事亦足以見其賢也

齊侯伐萊

齊兩伐萊而赤狄之侵則不敢報可以見惠公之畏强侮弱矣

秋取根牟

根牟界齊魯吳國公羊以爲邾婁之邑非

八月滕子卒

俟其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會扈伐陳以陳即楚也是時齊不睦于諸侯而魯事

齊謹故亦不出會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諸侯卒于境外故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伐喪也亦乘晉之喪也

楚子伐鄭

稱楚子親將也

晉郤缺帥師救鄭

晉成方卒楚即伐鄭而郤缺救之無功是以十二年

爲成陵之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殺有罪無罪皆書大夫皆書名稱國殺或稱國君殺

亦無例

十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曰公如齊請之或曰齊以魯事我謹酬之

言我或不言我言歸或言來歸俱無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是時高國專權立頃公崔氏之勢未振必有所不合

不能安其身故出奔耳

崔杼弑君在襄二十五年今文十年距弑君時五十一年此時杼若二十則七十餘歲弑君必未然也此必杼之父書之者亦謂杼歸而弑君張本其歸則不書或曰不名以族奔也

公如齊

奔喪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既通夏姬必寵任其子徵舒至于權勢日盛

卒以弑君左氏極形容彥幃淫褻之狀未可信且亦
未可施之于經也
六月宋師伐滕
去年圍之今又伐之以滕之事魯也左氏謂滕恃晉
而不事宋滕距晉甚遠安能恃之耶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恵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去年楚子伐鄭鄭從楚茲晉文師諸侯伐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子而字季者也猶後之王子札稱王札子

也左氏謂母弟若然當稱其弟矣

許翰氏謂自是王靈益亡王臏益輕春秋不復録矣

非也自是王不聘有之不然春秋他事皆書何獨于

王聘不書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邾雖屬齊然元年來朝矣何為伐之而取其邑耶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嗣君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謂伐邾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魯聘

饑

楚子伐鄭

鄭又即晉楚又伐之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書楚子于上以其主此盟也書陳侯于次以其久屬

楚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四年齊魯平莒莒不肯于是魯伐之至是魯伐而齊又助之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書晉侯會狄以見此時無伯惟楚強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子殺陳夏徵舒爲入陳討也入陳爲納孔寧儀行父二人也非能討賊也徵舒之弒在十年夏辰陵之

盟在十一年夏若果有討賊之志何以與之盟乎是其借討賊之名以入人國可惡甚矣

孔寧與儀行父左氏謂與陳靈昏淫有無未可知經不書出奔略之也然書納者以二人由是執陳國政其心從楚而不敢貳有關故故書之

楚人楚子無例書丁亥入陳則殺徵舒在丁亥之前故先書殺後書入亦無例孔寧儀行父不繫之陳者以下有于陳之文也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鄭自此從楚以晉之不足恃也至成五年蟲牢之盟

始復向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左氏謂救鄭是經不書救鄭以鄭已從楚而晉師後期也晉自文七年後趙盾專會盟之事而荀卿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甚强卒使三國受禍者二十年自邲之戰而晉楚始判三國皆服于楚至成六年以後晉楚復爭鄭而間及陳宋兵連禍結構怨無已然則晉之君臣其既不能自振而復

貽害人國為何如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之近楚者楚滅蕭以脅宋也若定十一年辰佗强公子地入蕭以叛此宋邑非此蕭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以邲之敗也陳鄭服楚矣惟宋尚可要故盟之而宋乃伐陳焉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宋為盟故為晉伐陳衛人救之首背盟矣然陳為楚

所復亦不得已也伐之不已甚乎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十一年齊魯共伐莒茲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左氏謂以其救蕭非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据左氏謂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按清之師不見于經邲之敗已逾年矣何為至是始討而其敗實由荀林

父也此皆難信至謂滅族尤不可信秦始爲滅族之刑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謂避晉討而殺孔達以説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楚子伐鄭而鄭從之故晉復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去年楚伐宋至是而又圍之陳鄭已服楚急于得宋

故也自此歷三時而後與楚平亦見宋之能持久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救宋也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魯相鄰宋亡則魯危矣故歸父先會齊侯齊侯無以應之不得已而會楚子于宋以求服也魯自此漸知齊之不足恃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及楚平善宋也然而天下南北之勢已定于此焉

稱人者君在而臣爲之之辭也平或稱人或稱國亦

無例

六月癸夘晉師滅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楚圍宋久而晉自邲之敗不敢與楚交鋒以救宋乃

區區滅赤狄何哉

秦人伐晉

秦自八年爲晉與白狄所伐至是復修怨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名札者左氏謂王孫蘇使之殺之若是

不當書王札子矣王不能制外諸侯使之自相殺伐
久矣茲內臣亦然則王室之衰不可知乎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去年公孫歸父會齊侯茲仲孫蔑又會齊高固欲以
恃齊而齊卒無志于魯自此魯亦去齊而即晉矣

初稅畝
初稅畝者始不行徹而既取公田復稅私田為十而
取二也或謂廢公田而稅畝仍為十取其一此說之
非有四論語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二葢自宣公始若

宣公止稅其一則後之始爲二者春秋何以不書一也宣公以國用不足而稅畝若止稅其一與入其一等耳何煩變制二也孟子言助法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則助法原兼貢法若稅畝取一即貢法也貢法三代行之經何以書初稅畝耶三也且但稅畝而取其一則必廢公田八田至戰國時始廢不聞春秋時已廢也四也然宣公初稅畝即爲廢公田之漸廢公田即爲開阡陌之漸所繫非細故春秋謹志之

冬蝝生

饑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東周也即周公洛誥所營之下都以其為成王所定故名成周榭相傳為講武之所宣榭者宣王所立也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立其榭焉若謂宣王廟廟無榭也且何以在成周乎

秋郯伯姬來歸

郯伯姬文公長女宣公時嫁于郯為郯所出故書來歸

冬大有年

辛之也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夘日有食之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或書盟或書同盟無例此宋與楚平之後諸侯咸懼

故為是盟也魯向事齊今始從晉與衛曹邾同推晉

爲盟主焉齊自翟泉以來久不與會盟之事左氏所

載婦人笑事最不足信前人已多辨之謂徵會乃在

未笑之前豈預知其見笑而為之會以討之是也況

怒齊者晉也魯衛曹邾何怒焉然晉僅與四國盟而

齊不與茲後之所以伐齊與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公之弟或稱公弟或稱公子無例或名或字亦無例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以魯之絕齊而黨我故欲嗣伯業為伐齊之舉也

左氏載齊侯會晉侯盟于繒經何以不書且後何以

後伐齊乎

公伐杞

魯杞姻國而魯終不能釋憾于杞如此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鄫為鄰邾屢世虐鄫如此

甲戌楚子旅卒

楚書卒始此後不書葬則聖人之取義也吳亦同故

特謀于書卒以見之焉

公孫歸父如晉

公新結晉使歸父聘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與父仲遂自宣公之立得君專寵連年事齊聘

晉無閒也歸父使晉而還適遇公薨是時季孫行父

當國以公之寵任歸父也謀逐之歸父乃奔齊左氏

謂歸父與公謀逐三桓夫公新結于晉而歸父又素

不善事晉安得遽以此謀告之哉且是時三桓雖已
猖然未必遂如定哀之世宣公亦未必遽欲去之也
季氏于君骨肉未寒即謀逐其寵臣固為惡矣而歸
父奔敵國以恃無恐甘為之腹心亦豈為純臣哉

春秋通論卷十

新安首源姚際恒

成

成公宣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周二月夏十二月無氷恒燠也

三月作丘甲

備齊也歸父奔齊故三桓懼而設備作丘甲

丘甲之法古無明文左氏無說杜氏據周禮小司徒及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按周禮偽書本襲司馬法而小變其文而司馬法亦戰國述穰苴所言是後世之法不可以證前且其云丘甸所出乃牛馬車乘徒卒之數非甲也與此亦不合若其使丘出甸一丘而兼四丘之供其謬人皆知之無論矣穀梁謂驅四民造甲稚語亦無論胡氏據李靖對問

以唐事證周事已屬可笑况此又僞書宋阮逸所造然則併非唐也不學無術一至于此益丘者田畆也甲者甲冑也凡軍行必帶甲當時甲冑器械皆官作而給之田畆惟供車曰賦車今併令出甲故曰作丘甲是賦車又賦甲矣厚歛于民故志之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懼齊以結晉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師不言戰無與爲敵也故言敗可言戰不可此孔子之取義也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伐魯不過四鄙而魯之報齊合三國之兵爲鞌之

戰則甚矣

夏四月丙戌衛良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師自魯伐衛報宣十八年子臧之役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績

魯四卿並出亦春秋變文以見征伐之在三家也書行父于首以歸父在齊急欲勝齊也而齊之失魯而抗晉亦有以自取之與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侯使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盟于師異書齊侯使見齊侯之慼也及國佐盟于袁婁與盟于召陵異及國佐盟于袁婁見晉魯之不汲汲欲盟將至齊之城下而始與之盟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魯勝齊故取其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斷道之盟魯衛曹從晉楚見齊魯不睦晉又專攻齊而不敢及已遂與鄭侵衛此見楚之日益肆而晉之自失事機也左氏謂救齊楚未嘗與齊睦何爲救之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蜀魯地是時楚師侵衛而嬰齊先至蜀亦以與魯素睦來尋舊好而成公特親會之李明德曰楚雖强横于魯實親故僖公出盟而宋襄釋歸又往會而宋圍平凡有所言無不聽命其說是也左氏遂謂遂侵我師于蜀非矣若是經何以不書乎然成公懦而懼楚以諸侯之尊下與大夫盟既失之而且合十一國之大夫與之盟則又甚矣書公及公為此會也首楚人以楚為盟主也楚人即嬰齊也諸國皆書人以不盡知其名也故楚亦同稱人左氏謂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非也安有合十一國之大夫而謂之

竊以不使晉知者哉

甚矣成公之爲此會盟可以得已而不已者也李廉氏曰楚專中國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强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以商臣之暴所得者亦不過陳蔡鄭宋四國而已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今按此說安得不咎成公之得已而不已者與成公時行父諸臣當國盖諸臣爲之然自應指成公

是役也薛與鄫皆來與盟失小國附庸之義矣自此後小國無不與盟會者茲役爲之也亦春秋之一變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觀此條則知去年冬蜀之會盟皆諸國大夫而其君尚未嘗屈服于楚也不然豈有冬從楚而春從晉者乎又豈有冬盟鄭而春伐鄭者乎是以謂成公之得已不已爲此無益之舉也

斷道之盟魯與衛曹同命之伐鄭依然前會而且加

宋馬盝晉伯之餘威猶在也若宋衛以喪而從金革之事則大非矣

晉帥諸侯伐鄭者以楚故也左氏謂討邲之役夫邲之役在宣十二年是時楚伐鄭晉以救鄭致敗與鄭何憾至十四年鄭復從楚故晉伐鄭即其時伐鄭不得謂討邲之役況謂此時為討邲之役豈非夢語耶又謂鄭公子偃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亦經所不見未足信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取○未○

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公昌謂之新宮三年之內不忍遽稱謚故稱新頵命名公稱成王曰惟新陟王可證莊公丹楹刻桷于桓宮稱桓宮者其時去桓公已遠也三日哭成公之知禮也故孔子特筆志之自公穀及杜氏皆以三日哭為禮而胡氏獨反之以為非禮此妄承常事不書之說而益甚焉者也夫常事不書之說創自公穀尚不敢以為此非禮而宋人承之者乃敢以為非禮此何説也為親喪之事而哭以為非禮則哭反得為禮乎是其人心肝全無乃以釋經

而傳世不大可怪也耶又以其不舉謚為神主未遷謂令二十八月緩于遷主失禮一神主未遷而哭失禮二其妄論禮制尤不可不辨古者卒哭而祔祔者祔于祖廟也以孫祔祖故名祔迨喪畢吉祭之期始祧其親盡之祖及遞遷其祖父之廟而以新主置禰廟焉宣公之喪此時二十八月揆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七月則此時已遷主于禰廟矣以其新遷故不曰宣宮而曰新宮也（當時太廟稱廟羣廟多稱宮）夫禰廟災神主在是其神主併災與否固不可知總之為人子者不可不哭哭而三日情禮之至也

又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檀弓乃漢儒所作正本此經為說先人之室即先人之宮禰廟也胡氏乃誤認為先人生時所居之室緫之為兒童之見而已矣奚足辨焉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朝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謂許恃楚而不事鄭故伐之非也鄭亦事楚何為伐之哉葢自隱十一年鄭伯入許鄭許世讎也後

楚人圍許許服于楚鄭雖屈于楚而終不能釋憾于許也然鄭與許鄰楚必越許而後至鄭是鄭當睦許以為外捍今屢伐之為計亦左矣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邑也不服取田故圍以師焉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此赤狄之餘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晉來要盟于魯以拒楚而假聘爲名也盟以拒楚者以成公蜀之盟也衛服于晉故聞之亦使人來爲魯既盟晉不得不盟衛矣故丙午盟荀丁未盟孫盟不繫以國蒙上文也

鄭伐許

一歲再伐許甚鄭也或稱鄭或稱鄭伯無例說見前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聘魯始此宋聞晉衛聘魯故華元亦來然不敢要

盟則上年衞之盟藉晉之威可知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爲明年出叔姬故來朝以訴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何速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文十二年城及諸鄆彼東鄆此西鄆也杜氏謂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非也為備齊也

鄭伯伐許

以喪伐尤非禮也稱伯無例左氏謂晉救未可信許之從楚久矣楚不救而晉救耶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見出也此杞叔姬即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是四十四年老矣乃見出何居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李明德曰穀晉地非過晉之道荀首至此僑如往會焉葢自戰鞌以來齊晉未嘗通好至是晉欲求諸侯故使荀首如齊以相講而僑如會之則因齊好之成而定議焉于是有蟲牢之盟矣此說得之

梁山崩

山崩大異也不繫以國關乎天下云爾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崩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晉為是盟齊鄭咸來齊自晉文以來從不與晉盟則新得者也鄭則久服于楚茲復從盟亦舊背而新服者也晉景公于是為得志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武公伯禽五世孫有武功故諡武

武公親盡廟已祧矣惟伯禽為始祖廟不祧令魯以尚武故特立武宮亦如不祧之廟以與伯禽埒非禮也漢人作明堂位因附會武宮為武世室既有武世室因以伯禽祖廟為文世室而配之道聽塗說如此

取鄟

或曰國或曰邾婁之邑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宋衛舊未有隙且近有蟲牢之盟何為侵之左氏謂晉命也然則蟲牢之盟宋固未有所以服者耶秋魯之侵宋益亦如此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謂晉命使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觀前後事跡又皆式好無尤此侵之左氏亦謂晉命也則魯之畏晉甚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

冬季孫行父如晉

報侵宋之成

晉欒書帥師救鄭

嘗伯者當如是矣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乃免牛則不郊可知留後書不郊者以事間之爲猶

三望起也

吳伐郯

吳始見經先書吳猶楚子之先書荆書楚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去年楚伐鄭惟遣欒書救之令大會諸侯共救之晉

勢差振矣復同盟馬陵者以蟲牢之盟未盡協也莒

小國始與會盟左氏謂莒服故也莒何嘗不服晉乎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也入以將以制楚吳始強矣吳楚之爭
自此始中國諸侯賴吳以制楚亦自此始

冬大雩

凡非六月龍見而雩者皆爲旱故書時則冬旱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良夫之子良夫沒而林父益橫衛定公所以
惡之也晉爲逋逃主而卒以貽害于衛豈伯主之所
爲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馬陵之盟齊侯服晉至是晉為歸田之舉以媚之豈
豈伯者之所為哉經書之所以深病晉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自翟泉以來服楚者四十八年文十五年晉伐之
至是復伐之
公孫嬰齊如莒
魯與莒宣公嘗再伐之往來久絶至是因馬陵之盟
始通好焉亦以晉故也左氏謂逆也無稽
宋公使華元來聘
魯宋和睦則知六年侵宋之舉脅于晉也

為夏將納幣故先來聘左氏于此謂聘共姬以聘問之聘爲納幣之聘可笑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聘伯姬也伯姬成公姊妹或稱公使或不稱公使無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謂趙嬰通于趙莊姬莊姬晉女趙朔妻也同括放嬰于齊莊姬譖同括將爲亂公殺之史記又載屠岸賈追論趙盾弑君因誅同括與左不合按趙武莊姬之子也左氏此說必當時人誣趙武之醜而言似

未可信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子字益王字之訛

冬十月癸邜杞叔姬卒

來歸而卒以後來逆喪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七年吳伐郯郯與吳成矣小國被伐既不能救而又伐之何居且因聘而謀伐人國又有以見晉伯之不正也但左氏載魯人不欲則未然以魯宋之相睦晉

使伐則伐之矣况郯乎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衛晉齊(見後)皆來媵禮也禮文有諸侯一娶九女之說雖不足據然媵所自有也但不必定為九耳此魯女嫁若以一娣一姪從當為三人又三國來媵共有六人矣胡氏乃執一娶九女之說以為魯併納九女又三國三人則十有二女為非禮兒童說經祇堪捧腹

公穀之可笑者一謂媵不書書者以伯姬賢一謂以伯姬不得其所夫少女在閨賢否何見而不得其所

乃其後事三國何以預知之總之爲兒童之見以其

論禮制故及之

魯他女嫁未見有他國來媵而茲且三國前後凡三

書之何也益魯當寢弱之時方恃大國以為援而成

公適和諸國諸國咸來媵見大國之有恩禮于我也

故史臣詫大而錄之孔子亦因之耳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左氏謂歸汶陽之田諸侯貳于晉故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是爲宋共姬言歸則逆可知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使卿致女禮也

晉人來媵

說見前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以晉不足恃故又懼而從楚晉執之伐之豈不甚哉

冬十有一月蔡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寅莒潰楚人入鄆

莒向屬齊自馬陵始出而會盟近又會蒲故楚遠越淮泗而伐之亦所以窺齊魯也鄆或謂本屬魯時為莒得之

秦人白狄伐晉

晉昔以白狄伐秦令秦亦效之所謂出爾反爾也

鄭人圍許

左氏謂示晉不急君故出師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其說近是不然鄭方有事何為汲汲圍許耶

城中城

楚人入鄆防之也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侵之以其圍許也稱弟無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自三月至四月凡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謂歸鄭君而會諸侯伐鄭之立君者

齊人來媵

說見前

左氏謂同姓之國媵異姓則否齊異姓也胡爲媵乎

若當時無此禮齊不行矣

丙午齊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諸侯無親會葬諸侯之禮公之如晉實往會葬故上

弟書公如晉而下因不書葬晉景公此孔子之取義

也景公卒于五月其葬當在八月故公七月往晉人

以其屍已來會葬因而侮之且止公至明年三月始歸凡閱九月魯之君在外未有如是之久者其辱莫甚于此故聖人尤謹之書公如晉而沒景公之葬也左氏雖略知之然其言却亂道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按此時晉國無事景公何為夏卒而冬葬乎公本來送葬非晉人止公送葬也第葬後乃是止公至明年三月方歸耳其謂冬葬景公者湊合止公之久也然即使冬葬何為三月始歸乎大抵左氏臆度而附會類如此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犫來聘　己丑及郤犫盟

偕聘而要盟與三年荀庚來聘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晉

復修尋以前之好殆有所迫于晉與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天子之三公出奔强國則王室之政可知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故爲此會然來會者魯衛而已葢亦鮮矣左氏謂晉楚同盟鄭伯聽成與經不合豈可信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前言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言王與戰尊王也茲書晉人敗狄于交剛亦不言諸侯與戰尊中國也一敗一

勝筆法略同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徼伐秦也

三月公如京師

晉徼伐秦故公如京師京師王國也公過則書不朝

王故不書其日朝于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自京師接上如京師之文也若無此三字直書公會晉侯則若上如京師為一事此會晉侯為一事矣故知書如京師之必不朝王也然公如京師又不可沒故其書法如此聖人之筆明白如此而左氏猶附會為朝王以之欺世百世而下明者寧受其欺耶晉為離秦致勞八國諸侯間關跋涉而為之役卒使曹伯竟卒于師亦忍矣哉

曹伯廬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林父奔晉七年玆衞侯如晉晉侯强使納之其後卒以禍衞晉既受逋逃而且貽害人國如此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前從楚猶伐許玆從晉益復伐之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蒙前文也以者非貶辭與宣九年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同稱婦者以有姑也

成公此時即位十四年矣二年公會諸侯盟于蜀則即位時非甚幼小也自此逾四年而薨又有妾定姒生世子何為此時方娶乎此不可曉或定姒本為夫人令又娶齊女以為夫人定姒讓大國之女因以有妾號未可知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佚其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孫嬰齊稱仲者以其父仲遂賜氏為仲故其子稱仲氏也嬰齊凡歸父亦氏仲可知但經不書耳公羊無故而倡為邪說謂後歸父竟不可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者書人或書爵無例左氏謂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不見于經又言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既與同盟何以謂之討皆與經不符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鄭或從楚或背楚而許則專服者楚也鄭從楚之時伐許楚或不問背楚之時而伐許楚所以必伐鄭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以經按之大抵華元擅權于宋久矣共公之卒蕩山魚石謀共逐之故華元奔晉于是訴晉訖復挾晉之

戚自晉歸宋呂國人共討蕩山而殺之魚石恐見及乃出奔楚元欲挾晉戚即歸圖事故奔晉石避仇無歸志故奔楚經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如是之複而詳者見元之恃晉以殺山逐山益昭然矣若山書大夫凡殺大夫不論有罪無罪皆書官也其不氏無例也經書華元奔晉而左氏謂華元未奔晉經書華元自晉歸而左氏謂華氏不自晉歸經書魚石一人奔楚而左氏謂五人全不相合又謂元奔晉而石止之許討則元與石而無嫌疑何為元歸而石奔乎皆不可信

書宋事而晉之納叛黨惡自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特會吳也故書法如此

晉力不敵楚于是招吳以敵之使楚顧南而緩北此晉之計也然晉人之不振至此甚矣

許遷于葉

葉近楚縣許依楚以避鄭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氷

雨若木而成冰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宋魚石在楚楚將返之故鄭為之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乞師討楚鄭而魯不應晉于是怒魯有沙隨之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文敗楚于城濮而晉伯興晉厲敗楚于鄢陵而晉伯衰一居伯之得其道一居伯之不得其道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敗而歸咎于側殺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上書公會則公來會矣下書不見公則晉侯怒公之不與師而不見也公未嘗後期也左氏遂附會公有家難後期非也

鄢陵之戰齊衛宋邾之師亦不至而專責魯者欺成公之懦如前之止公于國九月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雖敗楚而鄭卒不服故又伐之晉以鄢陵之役徵

諸侯之兵不至至是徵及王師以脅諸侯不道甚矣

曹伯歸自京師

諸侯歸國或名或不名無例其歸于京師晉侯為之

則其歸自京師亦晉侯使之與王無與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晉侯怒魯故僑如得行其譖于郤犨而執行父焉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晉齊

行父得釋將與公歸故僑如懼而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行父之執郤犫為之故以其歸而要之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僑如可罪矣而使之逸乃刺公子偃豈不甚哉行父為之也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此亦晉使之也左氏謂鄭侵晉衛救晉鄭何敢侵晉而晉亦何藉衛救此皆闇于列國情形之論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又假王臣以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但言同盟謂尹單二子與盟也王臣與

諸侯同盟晉之無道為之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漸退為崔慶專國之始

九月辛丑用郊

九月腹七用郊不可曉或謂春郊祈穀秋郊報功未

知然否說者又謂卜郊始僖公終不得郊至成公而

不卜日用之似有理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厲至是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鄭矣而鄭卒不服

可見晉伯之終不能振也何益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從公伐鄭還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之擅權者郤氏三卿尤盛一朝盡殺必國亂爲之

左氏謂厲公聽讒殺之未然若是當書晉侯不當書

國矣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不書何人弒不得其實也左氏謂欒書荀偃使人弒

之然經不書又悼公即位不聞討欒荀之罪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自是崔慶專國

公如晉

悼公新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魚石倚楚以復入彭城無人臣之禮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營不急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是時宋彭城有魚石故楚鄭侵之

晉使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晉悼初圖伯業故為此會

丁未葬祇君成公